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一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一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

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垂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畜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

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
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
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
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
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
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以武學生之內
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
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
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
其通變特選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
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
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
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
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
懲於前而后有所警於后吳起殺妻恐人也而稱名將
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
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
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
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絕壘之中

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塞，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

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掎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討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黃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

張上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指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指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指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

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非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竒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竒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孰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
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

上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

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

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

嗽之疾劑多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

以爲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

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

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

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疴羸日甚心雖戀

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

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

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

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部署未

效咎於涓埃懼遂填於溝壑蠖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

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勅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

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主事

正德元年
時官兵部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

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

時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斃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

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群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

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
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
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
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
群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
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
欺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
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
之所甚耻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
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
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
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
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
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
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廢職自宜
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
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
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

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
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
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
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稿、頃來南都、寒暑失
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今年九十有
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
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
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
雖殞越下土、永啣犬馬惟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
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
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

陛下遣使

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

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

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

陛下聖智之

開明、善端之萌、藁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

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

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原、而乃徇於世儒崇正之

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

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

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

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

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
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
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
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
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
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
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
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
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
便說法開悟群迷飛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
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
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
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
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
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
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
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嗚呼下若以堯舜既沒必

自任之
重隱
之外

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息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

差舍人某其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放回調理皆未蒙准允臣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踈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庶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謫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啣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為訣

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螻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秉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

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債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彬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慙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

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 奏爲乞 恩辭免新任仍
照舊職致仕事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
方見今多事着上紫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 請隨於本月初三日
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
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
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
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 聖旨以多事爲
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黽
勉蒞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
餘加以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尚爾一
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瘡
癘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
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
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
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
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 恩感激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
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
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

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
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
內爲宥言官去權奸以彰 聖德事蒙 恩降授貴州
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
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
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
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
考功清吏司郎中本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
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
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接到吏部劄付蒙陞
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
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二十日本日本准
吏部咨蒙 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
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轉歷俸
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
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
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叅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

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仙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剿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峰山弩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兵官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鮐打手吳尚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峰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泃頭賊首池大鬚賊首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勢

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鮐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截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鏜、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泖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遯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

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洲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叅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為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為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

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鏗千戶洪恩地當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畧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即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敵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悞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招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鬚等在彼地方為巢却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

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合遵奉
勅諭事理即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
今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
一乘間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
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
叅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
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
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
事情另行叅奏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叅失事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
呈會同分守右叅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叅政陳策副使
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
徐旗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
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
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關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
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
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

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劄、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備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截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稟聞、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畧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瓜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嚙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塹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

發竒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
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猫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
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
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
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
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願打手楊緣等
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
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
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
餘賊敗走各又遯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樟溪大山
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鎰李誠通判龔震
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
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
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
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
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
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
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截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
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
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

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

外，知府鍾淵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携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

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隨奉本院遣兵方畧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尅破古村木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爻范端蕭玉即蕭五顯劉釗蘇瑤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尅期夾攻聞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

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馬牛、賊銀銅錢衣布器
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
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
奪獲水黃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
千一百五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
二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
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
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
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
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聞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
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榜
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
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畧、行仰各
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叅政等官、艾
洪等、會呈指揮單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
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
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呈到臣、
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
方畧、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
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

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
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
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
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
另行叅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叅照閩廣賊首詹師
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
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
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
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
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
建領兵各官始雖踈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
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
叅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
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
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
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
爲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
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

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
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
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
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
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
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
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
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
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
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
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
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
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
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
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
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
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懲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
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
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
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醫之

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比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勛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歿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

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

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
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
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
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
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
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
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
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
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
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
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
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
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
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
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兵起有云：法令不明，賞
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
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
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
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
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

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遯，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行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

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
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
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
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
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
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
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
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
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
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
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
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
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
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
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
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
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
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 陛下盡言、陛下從
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
少逭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爲此

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輦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輦賊一夥突來龍句保虜劫居民續被輦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輦賊一陣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輦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輦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輦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泃頭等處強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稱

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
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
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燧
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
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
照例約會施行題奉 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
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勦捕惟復
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
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
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
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
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徭獍之伐雖欲約會夾
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
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
糧軍需大備告招者俯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
間隙量搗其穴俟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
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
叅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
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
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

英藍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聶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爲害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泃頭賊巢接境被賊首池大鬚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曾子柰王金柰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玦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十八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女汗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廣湖二省用兵將軍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命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

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日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

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桂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徭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

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徭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徭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虜捉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徭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兵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

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如、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

老成憂國無激不入

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寃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始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

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

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槍民財放火烧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泃頭老賊首池大鬚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隘長

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峯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淮縣丞舒宮關峯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擄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從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創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人梁直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從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

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往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駿，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州桂等處兵備副使陳壁，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閑住千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怒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勅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起集父子鄉兵及顧募打手殺手弩手人

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就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屬、并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噐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

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魯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

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
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
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剿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
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
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
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
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
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
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
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
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
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
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
易生上策莫如設縣况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
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甎瓦
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
寫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
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
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

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徭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與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訊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

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累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况其祝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湏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湏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求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

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
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
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
爲此具本請 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
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
咨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
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
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

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大和清江宜春等縣
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
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
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
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
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
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
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
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
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

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奉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里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徃徃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已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

令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表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果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千四百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狼兵官軍士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方糧賞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

多及查得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
議處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
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
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 聞動調三省
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爲率半
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前項
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
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 命
下尅期進剿軍行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
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
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
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爲
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不致臨
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
無之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
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爲一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
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
累商人抑且有裨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
州府十取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
加詳議斟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

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
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
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處置
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
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申今照本院撫
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
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
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
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
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
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
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
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
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
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
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宜無以爲憂也
平公之曰
陳論
斯亦
其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一



